


恨傾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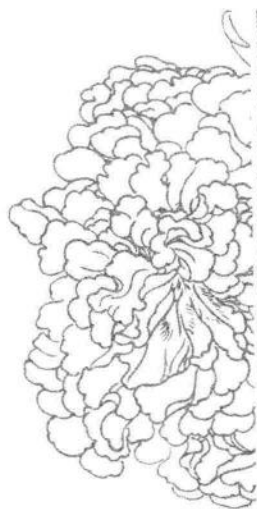
Hen Qing Cheng

林家成〇著

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
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。
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

中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恨傾城

林家成◎著

Hen Qing Cheng

中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伎俩失败 第二十四章

按照罗文哈尔预定的行程，他第一个要去的是那刹公国。哈斯特帝国共有五个公国，皇都位于最北方。它只是一个都城，面积和五大公国中最小的胡伊公国差不多。皇都与那刹和诺顿交界，西北方是那刹公国，东北方是诺顿公国。西南方是洛克公国，正南方是胡伊公国，东南方则是亚茨公国。

现在，他的御驾浩浩荡荡地一路向那刹公国开来，倒真是十里烟尘，见者辟易。


才到那刹不久，他就听到了沃夫特安然无恙的消息。大惊之下，他紧急召见马罗列来问个明白。

马罗列跪在地上，他也已经知道失手了。但他还是百思不得其解：我明明亲手杀了沃夫特，这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被杀的那个是沃夫特的替身？

罗文哈尔只觉得气不打一处来，他红着眼睛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，这个自己寄予了最大希望和信任的人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！他眼睛里燃烧着熊熊火焰，那俊秀的五官，此刻正狰狞地扭曲着。

“你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花了这么多心思，这么完美的安排，怎么会失败？你那天不是说，还亲手刺了他几剑，他确实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他现在还活蹦乱跳的？你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极端的失望和恼怒，以及隐隐埋藏着的不安，在这一瞬间都爆发了。看着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的马罗列，罗文哈尔的手都搭到了剑柄，却又不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又收了回来。



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！罗文哈尔恨恨地想。他抽出挂在墙上的长鞭，便没头没脑地朝马罗列抽了过去。

才两三下，马罗列的头颈、胸背，已是鞭痕累累，血迹斑斑。他倒也硬气，任罗文哈尔的鞭子如雨点一样甩下，硬是哼也不哼一声！

罗文哈尔心中气极恨极，下手毫无顾忌，隔得老远都可以听到鞭子打到肉身的“啪啪”声。众骑士远没有马罗列与他亲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都噤若寒蝉，连呼吸都压抑了，哪里还敢帮马罗列说话？

罗文哈尔狠狠地打了一顿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还没有解恨。但马罗列笔直跪着的身子忽然一歪，竟然晕死了过去。

罗文哈尔恨恨地看着他，大喝一声：“进来几个人！”

几个骑士应声入房，低着头，不敢与罗文哈尔那双猩红的双眼对视。

“把这该死的给我拖出去！传我号令，前三天不许给他医治！哼！办事如此不力，枉费本皇的信任！”

几个骑士应了一声，当真如罗文哈尔所言，拖着马罗列的双腿，就这样生生把他倒拖了出去。罗文哈尔一直注视着他们，直到房门关上，才收回目光。

骑士们把马罗列拖到房门外，彼此看了一眼，连忙飞快地把他给抱了起来，向他所居住的骑士营跑去。

这马罗列平日为人宽厚，对属下也颇为体谅。加之他与罗文哈尔关系亲近，在喜怒无常的罗文哈尔手底救过不少人，所以极得属下的爱戴。虽然大家迫于情势不敢替他说话，但心里都都不忍。

罗文哈尔不停地在房里转着圈，没有除掉沃夫特，还让他带走了属下的尸体，这这，实在是太让人不安啊！他想找个人来商量一下，张口欲叫马罗列，又想起自己刚刚才重惩过他。该找谁呢？该死的！偌大个帝国，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吗？

对了，盖文！他想起了那个其貌不扬的人，这个名字曾令他印象深刻。对了，这个人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重赏呢！

“来人，去把盖文叫来。”

一个骑士在外面刚刚应声，还没有转身，就见院子外面飞快地跑来一个骑士，冲到罗文哈尔的房间外，朗声说：“陛下，皇都有急报传来。太上皇昨晚突然病倒，命在顷刻。”

“什么，父皇他，他——”罗文哈尔冲了出来，抓住那个骑士的衣

领，就是一顿猛摇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怅然若失地放开这人的衣领，高声说：“传令下去，马上回皇都。”

“是！”

深夜，林嫣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吵闹声给惊醒了。她正在暗忖：不知又出了什么事？就听得外面一个女声高声喊道：“林嫣小姐，太后有令，请你快快到太上宫去。”话音刚落，冲进两个侍女，在床前躬身行礼道：“林嫣小姐，我等为你穿衣吧！”

林嫣在两队全副武装的骑士的护送下，急匆匆地向太上宫赶去。刚到宫门口，就听得一个老臣惊喜地说：“木雨大人来了。快快，快请进！”

在他的带领下，林嫣穿过弯弯曲曲的庭院，这个满脸皱纹、一副忠厚模样的老臣指着一个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的院子说：“请大人快一点，太上皇就在这里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就听到里面一声声嘶力竭的喊叫声：“夫君！”然后就是十几个人的大哭之声：“太上皇，你醒醒！醒醒啊！”

那带林嫣来的老臣身子一颤，软倒在地，嘶声叫道：“太上皇，他，他——”话音刚落，便听屋里屋外都是一片惊天动地的啼哭之声！

正当这时，忽听得一女声尖叫道：“太后，太后！来人啊！太后吐血不止啊！”

“林嫣小姐，快快，快救太后！”带林嫣来的侍女一听如此，就急急地扯着她的衣袖，一脸的着急哀求之色。于是一行人急急地赶到临时为太后准备的房间。

一进门，林嫣就闻得一阵血腥之气。她快步走到老太后的床边，见到床头放了一个痰盂，里面盛满了鲜血！她刚走近，老夫人又在侍女的扶持下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她吐血甚急！血色很红。

林嫣把了把脉，问了问症，得知老人现在觉得胸口烦躁得好像要炸开一样，口里感到极渴，需要不停地饮水！

扶住老人的侍女含泪说几个小时前，老夫人就算不是精神奕奕，也是谈笑自如！要不是见太上皇突发急病过世，也不会引发宿疾，以至吐血了。

林嫣见太后此刻脸色苍白如纸，声音低微已不可闻，汗出如油，又不停地吐着血，是亡阴快要转至亡阳之候！这是九死一生之症了！

十几个侍女在房里泪流满脸，大气也不敢吭地看着林嫣把脉！所有

的人都闭着气，都害怕自己的心跳声太响，会吵到林嫣！

林嫣心里想：这是血脱之症，应该马上补气！她来到早就为她准备好了的静室，拿出野山参一两，另外配少量的茯苓、白术、当归、陈皮、炮姜、甘草、木香，把药配好后，她急令侍女熬好。不一会儿，有人端着药汁前来，给老太后服下。

见老太后服下药并没有吐出来，林嫣便细细询问太后的贴身侍女，要她仔细说说病情。原来，老太后多年以来就颇有不适，要么不想进食，要么觉得胸口发闷，气胀得紧，要么就胃部发痛，要么就拉肚子，要么就小便不通。

林嫣想，这种种症状，按中医来说，分明就是肝脾有病。

这些也不算什么，重要的是，自从一年前请医救治过以后，老人家又出现了吐血呈紫黑色，胸口易烦躁不安的现象。

316 在林嫣问病过程中，时间飞快地过去。一阵工夫后，老太后就不再吐血了，面色也不再那么苍白，冷汗也不再像刚才那样如雨直下了。

林嫣把了把脉，见她脉象已有平缓之色。

林嫣这次所用的人参是上百年的野参，以之补气，何等神效！一剂下腹，老太后吐血立止，甚至不用再煎第二道了。

林嫣这时也才松了一口气！脱血之症向来紧急，真正是命在顷刻！要不是她的人参质好，怕也是回天无力了！她想，其实药物完全有夺命回天的能力。这个生死，怕也不是只有老天才能裁决的！

罗文哈尔一路急急地赶回来，还是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。

新皇即位庆典不久，又遇上了老皇逝世。皇都这一阵子倒是新闻不停。

按照帝国的规矩，皇帝驾崩，要全国哀悼三天。哀悼日中，必须禁欲。

罗文哈尔回来都有一周了，这一周来，他要处理父亲的丧事，又经常去探望母亲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直到今天，才算诸事妥当。他松了一口气，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慢慢品着茶水。正在这时，已经就任他的行政大臣的盖文带回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就是足足让罗文哈尔等了数月的罗仑塞！

“哈哈，你可回来了！怎么样？事情办得怎么样？”罗文哈尔一见到罗仑塞，也不待他坐下，就是一连串的追问。

罗仑塞说：“陛下，属下幸不辱命，已经把这个巫蛊教的人给带回来了！”

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，罗文哈尔一声长笑，只觉得这十来天所有的郁闷和晦气扫得一干二净。

“太好了，实在太好了。哈哈，我罗文哈尔毕竟是有福之人啊！”他一边笑一边说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停了下来，问道，“那人在哪里，有没有带他过来？”

罗仑塞说：“这人来自偏远之地，浑身净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整个人又脏又臭，臣要他先清洗沐浴后，才过来见皇上。”

一旁的盖华见罗文哈尔听到这话脸色微变，显然因不能马上见到这人而有点不快了，就马上接着说：“是啊，陛下是何等高贵之人，这事又是风雅之事。怎么能让那人的脏臭败了兴致呢。”

罗文哈尔一听，心里想：这话也有道理，说不定还要带着这人去见林嫣呢，怎么能让他身上的脏臭冲撞了这个绝代佳人。再说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。想到这里，他面色稍霁，和声说：

“如此，那就听你的吧。明天，你一定要带他马上来见我。”

罗仑塞见他不再介意，心下大快，不免对盖华投了一个感激的眼神。他躬身说：“臣预祝陛下万事如意！”接着在罗文哈尔的哈哈大笑声中，和盖华一起退了出来。

“盖华兄，这次可多谢你仗言了。”罗仑塞说。

盖华笑了笑，脸有愁容，说：“这区区小事，有何可称道的？罗仑塞，待会儿和我一起去看看马罗列兄如何？”

罗仑塞一惊，马罗列可是他的好友，不禁问道：“他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
盖华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嗯，他出了一点事。”脸上现出犹豫之色。

他越是如此，罗仑塞越是慌乱，连忙对他躬身行了一礼，“还请盖华兄详细告知。”

盖华说：“罢了，反正待会儿你就会知道了。”于是把马罗列因办事不力以致被罗文哈尔鞭打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现在让人心下不安的是，马罗列兄当时被打昏过去后，陛下曾下令三日之内不可医治。偏生就在当天，因太上皇病危，陛下匆匆赶往皇都。你应该知道，受重伤昏迷的人，再加上长途颠簸，这个身子怎么吃得消啊？唉，直到今天，马罗列兄还没有清醒过来。真是让人心里不安啊！”

听到这里，罗仑塞心下又惊又痛。他与盖华交情不深，自是不好说



些什么，但他内心深处，却在怨恨罗文哈尔：陛下待一向亲信之人都如此残忍苛刻，这往后，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他在那里脸色时青时白地着恼，却没有注意盖华看向他的目光中带着一种莫名的嘲弄！

两人到了马罗列的住所，刚一进门，罗仑塞就感到一股萧条之气，与往常的热闹繁华完全不同。在骑士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马罗列的房间里。只见房里有两三个女人，正满脸愁容地或坐或站的。马罗列没有娶妻，这些都是罗文哈尔赐给他的侍寝妾室。

罗仑塞冲到床前，见昔日英俊挺拔、神采飞扬的好友，现在面呈黑青之色，双目紧闭，昏迷不醒，不禁心下一痛，大哭起来。哭了一阵，忽感身边一人轻轻地扯着他的衣袖，他抬起泪眼，见是盖文。

318

“罗仑塞兄，明日不是有巫蛊教的人要替陛下做事吗？如果事情办成的话，你大可趁陛下开怀之际，请陛下让林嫣小姐来替马罗列医治啊。人人都说，这位林嫣小姐有‘活死人、肉白骨’的医术，马罗列的病情再重，只要她出马，应该也是无碍的。”

罗仑塞听他如此说来，句句在理，伤痛稍敛。他对着那还在哀哀哭泣的几个女人说了一声：“好好照顾他！”就跟盖华离开了。

这一晚罗文哈尔睡得一点也不安稳，总觉得时间过得真是慢得离谱。他眼睁睁地等着天亮，只盼得天亮后，罗仑塞就会带那巫蛊教的人来，自己就可以让那人施法了。

一想到从明天开始，林嫣就会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己，从此对自己言听计从，千依百顺，他就感到心里乐开了花。

这一点他自己也想不通。在遇到林嫣以前，他常以征服女性为荣，碰到那些不吃自己这一套的美女，他会觉得心跳加速，又是兴奋又是刺激，使尽各般手段都非要此女对自己臣服不可。可自从见到林嫣之后，他就感到自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自信。他从心底里就不再认为自己可以凭魅力征服这个女人。每每见到林嫣，他要用很大的自制力来让自己免于失态。这个时候的自己，哪里还有半分风流倜傥可言？

罗文哈尔不知道，大凡世间男子在女性面前所谓的风度、倜傥，都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才能施展的。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，如果巧舌如簧、风度翩翩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他并不在乎这个女人，至少没有爱上她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谈笑自如！

而一个男人一旦喜欢或爱上一个女人，他就会不再从容，越爱得

深，他就越是举止失措，动辄出丑。因为他用了心，他在意结果，他害怕失去，他患得患失。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可能再风度翩翩呢？

这些，罗文哈尔自然是无法明白。

他在寻找林嫣的那一年多时间里，尝到了世间最苦涩的等待和失望。就算林嫣到了他的身边，也是咫尺天涯！每每望着她的一举一动，他有时候竟然会突发奇想：要是我是她手腕上的那只手镯就好了，或者变成挂在她颈中的那根项链也是好的。这样，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陪着她，时时刻刻地守着她了。

罗文哈尔轻轻拍了一下自己，暗暗骂道：“想这些干吗？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拥有她了啊！可以拥有一个心甘情愿投入我怀抱的林嫣！”

就这样，他精神亢奋地熬了一晚，好不容易见天有点亮光，就一跃而起，喊道：“侍卫，侍卫！”

一个侍卫应声进来。

罗文哈尔说：“天亮了，你去叫罗仑塞带着他的客人来见我！”

他这话一说，那侍卫先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一下窗外，才低下头说：“陛下，现在天还没有亮呢。”

天还没有亮？罗文哈尔转过头去，见窗外的那点点亮光又在慢慢消失。他不禁苦笑了一下，原来自己把这黎明前那一小阵的短暂光亮，当成天明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有气无力地挥挥手，说：“你出去吧！”然后爬到床上，又睡下了。

这一睡，却又睡着了。等清醒过来，天色大亮。罗文哈尔连忙爬起来，一边让侍女们侍候着穿衣服，一边喊进一个侍卫：“罗仑塞到了没有？”


那侍卫恭敬地说：“罗仑塞已经等待陛下半个时辰了！”

罗文哈尔来到厅里，一眼就看到罗仑塞和一个皮肤棕褐色，五官长相与常人无异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气质的男子坐在一起。见到他，罗仑塞连忙扯着那人行了一个大礼，喊道：“参见陛下！”

又指了指那个怪人，说：“陛下，此人叫由加德。”

罗文哈尔看着那个人半晌，这个人总给他一种古怪的感觉，可是再怎么看，他也不明白此人到底古怪在哪里。罗文哈尔索性不再理会，转头问罗仑塞道：“就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，陛下。”



“太好了，需要准备什么吗？”

“陛下，由加德说，他一定先看看那个女子，并取得她的一滴血，才能施法！”

罗文哈尔笑道：“这倒真是容易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！”

“是！”

一行人便向林嫣的住处走去。

那怪人走路的时候更像是跳舞，罗文哈尔心里想：这世间真是无奇不有啊！对了，我知道他哪里怪了。原来是他穿着长袍的样子太怪，哈哈，想来这人平日里根本就不着长袍吧。

不一会儿，一行人来到林嫣的住所。罗文哈尔示意开门的侍女们不要声张，然后只带着罗仑塞和由加德走了进来。

320

那由加德想是第一次见到这般奇异的景色和房屋，老是东张西望的。他东张西望之际，原来怪怪的步子就走得更难看了，好几次差点被长袍绊倒。

见罗文哈尔脸有犹豫之色，罗仑塞连忙扯了由加德几下，才让他稍微安静下来。

林嫣正坐在亭子里，背对着众人，也不知在那里干些什么。

罗文哈尔舔舔忽然有点干裂的嘴唇，轻轻地说：“就是她。”

由加德说：“要她转过头来。”

罗文哈尔走上前，轻轻喊了一声：“林嫣！”他没有如往常一样，加上“小姐”两字。他心里想：马上就要是我的皇妃了，不须叫她小姐了。

林嫣听得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奇怪地转过身子。

见到林嫣转身，罗文哈尔连忙向由加德望去。转头一看，却见这个怪人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嫣的颈胸部位！

罗文哈尔脸色一变，还没有来得及发怒，那怪人忽然“咕噜咕噜”地说出一连串怪话来。也不跟他和罗仑塞说一声，就大踏步向林嫣走去。这过程中，他的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林嫣的颈胸。

见到他的举动，罗文哈尔又惊又怕，他忽然后悔之极：干吗不先把这人的来历弄清楚？林嫣这么美，万一他自己看中了她，施法让林嫣爱上他自己怎么办呢？越想越是后怕，他狠狠地瞪了罗仑塞一眼。那满脸的杀气，惊得罗仑塞的脸在一瞬间变得苍白！

那怪人一直向林嫣走去，林嫣不避不让地站着，一双如水的眸子里

还露出好奇的眼光。

那人直站到林嫣三步之远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她。林嫣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原来他一直看的，居然是克什送给她的那条项链！

这时紧跟而来的罗文哈尔及罗仑塞也看清楚了，这个怪人看的一直是林嫣的项链！

见此，罗文哈尔才松了一口气。

直过了五六分钟左右，那怪人好像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也没有跟罗仑塞说什么，转身就往外边走去。两人连忙跟在他的身后，走了出来。

林嫣奇怪地看着这三人，真是奇怪啊！一点也看不明白！

跟着那怪人一直出了林嫣的院子，一直走到了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上。那怪人才转过头，看着罗仑塞，开口说：“罗仑塞君，很抱歉！我不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！”

这话一出，罗文哈尔只觉得好像被人重重地砸了一下，头脑和耳朵都嗡嗡作响。他冲上前，提着那人的衣领，说：“为什么，为什么？”

那人把罗文哈尔的手一拍！罗文哈尔只觉全身一麻，全身像虚脱一样，冷汗直冒！要不是罗仑塞扶住他，他就差点软倒在地！

由加德开口道：“帝国的陛下，你在帝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对我们巫蛊教来说，你，什么也不是！”

罗仑塞见罗文哈尔面色铁青，心里暗暗叫苦，后悔不已。他喊道：“由加德，你——”

还没有说完，由加德打断他，继续说：“陛下，我知道你心里恼怒，很想杀了我。但是，看在罗仑塞是我的朋友的分上，我明跟你说了吧！你杀不了我的！我可以在一分钟内，让你整个皇宫里的人都变成白痴！特别是你，我高贵的陛下！”

他说完这段话，不理睬脸色时青时白的罗文哈尔，径自对着罗仑塞说：“对不起，朋友。那个女子身上佩有牙峰主人的信物！我不能碰她！”

“牙峰主人？他是谁，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”罗仑塞惊异地说，一旁的罗文哈尔也暂时忘了他的羞怒，好奇地看着由加德。

由加德笑了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“你们没有听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！”顿了顿，他脸色忽然变得极为严肃，“牙峰主人，是我们所有的巫蛊派，不！应该是说，是所有黑暗势力的老大，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！他武技通神，英明无比，是与我们的魔神一样伟大的存在！”



“只是这二三十年来，我们都失去了他的消息。我们满世界地寻找他，却还是找不到。刚才那个小女孩，她颈中的项链，就是我们牙峰主人的信物！而且是他唯一的信物。他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人佩戴这条项链，所有道上的人，必须敬之三分！”

“这还是其一，另外，佩戴这条项链后，所有的精神魔法、黑魔法以及巫蛊都对她无效。不但无效，如果主人愿意的话，它还可以使所有的咒语反弹！让施咒者求生不能，欲死不得！”

“罗仑塞君，我答应你的时候，并不知道她身上佩有牙峰主人的信物。所以很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为了补偿你，你们陛下对我的无礼，我就不再计较了！”由加德没有对他们说，除了这些，佩戴这个项链的人，只要戴着它的时间超过三个月，那项链的所有作用就会同时渗入佩戴者的血液当中！当然，项链本身的功效并没有减退！这时，就算她另外把项链送给别人，她自己也可终身不再惧怕任何精神魔法、黑魔法和巫蛊！”

说完这些，他也不理会面色铁青的罗文哈尔和表情痛苦的罗仑塞，嘴唇忽然动了两下，念了两句莫名其妙的咒语。那发音极其古怪，他们根本就听不懂！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魔法咒语！

这时，罗文哈尔和罗仑塞只觉眼前一花，再睁眼一看，由加德竟然不见了！

他居然就在两人的眼皮底下，消失不见了！仿佛化开在空气中一样，竟然没有留下半丝痕迹！

见此，罗文哈尔忽然感到一种后怕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？幸好他说不计较自己的失礼，不然的话，就算自己身边布满侍卫，他要取自己的头颅，怕也是易如反掌吧？

罗文哈尔转头看了看面色惨白的罗仑塞，忽然打算不再处置他了。他是那个怪人由加德的好朋友，还是不要杀了的好。万一，那人要替他朋友报仇，那可就……他打了个寒战，不敢想下去了。

“你回去吧！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！”罗仑塞奇怪地看着忽然变得宽容的罗文哈尔，一直紧张着的心突然放松了下来，顿时软倒在地。直到这时，他才发现，自己的衣衫早就全部给汗浸透了！

而罗文哈尔说完这句话，看也没有看他一眼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
还是走吧！马上就走！远远地离开皇都！这个陛下，真是不容易侍候啊！逃过一劫的罗仑塞望着罗文哈尔远去的背影，暗暗想。

这时，他想起马罗列来，本来，还以为自己能够救他一命的。“对不起了，老朋友！我，我没有法子救你。请谅解我的自私！”他的心里默默念道，“这个林嫣，还真是神秘莫测啊！”

“公爵大人，罗文哈尔刚到那刹一个月，就赶回去了，我们的诸般布置都落了空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马罗列因刺杀大人未能成功，被罗文哈尔鞭打得以致昏迷，刚刚传来消息，他咽气了！”

“哼！罗文哈尔这人心胸狭小，只记过不记功！这个人死了，我们行事也方便多了！”

“是，还有，罗仑塞也离开了，原因盖华没有说。盖华说，现在罗文哈尔很倚重他，经常找他办事。”

“好！干得好！盖华这个人办事就是让人放心。不过，你找机会告诉他，罗文哈尔喜怒无常，他在其身边危险颇多。要他多顾及自身安危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可以适当地牺牲其他东西！”

“是！”

沃夫特看着属下远走的身影，不自觉地把手伸进口袋，抚摸着那条项链。

“夫君！”听到这一甜腻、一优雅的两声，沃夫特飞快地把口袋里的项链拿了出來，伸手在桌子上一按，把项链放入伸出来的暗格中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才转身，脸上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，看着从门口进来的两个美人儿。

“夫人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
他含笑走近，分别捧起她们的右手，在手背上轻轻一吻。之后，一左一右扶住两人的肩膀，朝外面走去。

“怎么，今天没有活动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啊，要有的话，我和爱湖冰早就跑出去玩儿了，才不理你会你呢。”紫丝把头靠他宽大的左肩上，撒娇地说。

沃夫特轻轻俯头在她的鬓角一吻，笑道：“怎么，原来今天还是你大发慈悲啊？”接着，他转头冲着爱湖冰温柔一笑，用右手掠起她散落的头发，说：“那你们决定带我到哪里去玩儿的好？”

爱湖冰也回了他一个笑容，满脸的温柔和甜蜜，轻轻说：“我听夫



君和紫丝妹妹的。”

沃夫特转头看着紫丝，见她微侧着脸，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，突然心中一痛。旋又收敛住，脸上的温柔笑容依旧未变。

想了好一会儿，紫丝说：“那夫君抽个时间出来，陪我们两人到五国风景美丽的地方去转转，好不好？”

沃夫特还没有回答，就听得后面传来一个慈爱的声音，“紫丝，你又胡闹了。你夫君前一阵子还差点命都没了，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出去？”

这话一出来，紫丝和爱湖冰以及沃夫特连忙转身行礼，喊道：“母亲！”紫丝还低下头，悄悄地吐了一下舌头。

不过她这个小动作却被老公爵夫人给看到了，她轻轻一笑，说：“好了，今天就命令沃夫特好好陪你们玩儿，要是他有半丝懈怠，你们尽管跟我说，我为你们主持公道。”

324

紫丝笑道：“母亲，你为我们主持公道？只怕到时你疼他还来不及呢！”

爱湖冰喝道：“紫丝，怎么跟母亲说话的？”然后对老公爵夫人行了一个礼，说：“母亲，紫丝性子直爽，您别介意！”

老公爵夫人一笑，说：“有你们两个好儿媳，我怎么会介意这点小事？只是，你们结婚也快一年了吧？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小孙子啊？”

她这话一出，两女顿时面红耳赤，紫丝还狠狠地掐了沃夫特一下。沃夫特吃痛，却不好在母亲面前表露，面上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古怪。

“怎么，沃夫特，你有话说吗？”老公爵夫人奇怪地看着儿子。沃夫特连忙说：“没有，母亲！”

紫丝的右手悄悄伸到他腰间，暗暗用力，沃夫特斗气一传，紫丝的手不但没有掐住他，反而被那劲力一弹，反弹了开来，不禁“哎哟”一声叫了出来。

老公爵夫人看在眼里，说：“罢，罢，别在暗地里做小动作了，你们去吧，小心一点就是了！”

“是，母亲！”

老公爵夫人看着三人远走的身影，暗暗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正好老公爵来了，见此问道：“夫人为什么不开心啊？”

老公爵夫人看着丈夫，轻轻拉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按道理，我看到他们相处得这么好，这两个媳妇又各有各的可爱，应该感到很开心的。可

是不知为什么，我们的儿子，他让我心里不安啊。这两年来，他变得太多，变得连我也看不透他了。我甚至不知道，他现在对她们表现出来的心意是真还是假。”

老公爵奇怪地看了妻子一眼，说：“心意还有假的吗？”

老公爵夫人瞪了丈夫一眼，“不跟你说了，反正你也不会明白！”说罢甩手走开了。

老公爵奇怪地看着妻子远去的背影，喃喃道：“女人，真是让人不明白啊！怎么什么事都可以拿来生气呢？”

罗文哈尔在房里生了两天气，这两天里，他砍了两个骑士、一个侍女的脑袋，砸碎的花瓶、装饰品，更是不计其数！

“林嫣，林嫣！我就不相信我奈何不了你！”

他忽然想：不就是一条项链作怪吗？我把它偷了来，再请个人来魔法不就得了？他这样一想，顿时兴奋起来。可兴奋不了一会儿，他又懊丧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骂道：“罗仑塞，你这个没有情义的小人！枉我平日里如此信任你！你犯下这么大的错，我也不计较你。可你竟敢不声不响地给我跑了？”

接着，他又想到了那个由加德，想到他那诡异的巫术，不由打了个寒战，心里想：还是算了，另外想法子来摆平林嫣吧！

想到林嫣，他就觉得整个心都飘了起来，大喊：“马罗列，进来一下！”

刚刚喊完，他忽然想起，马罗列不是死了吗？不知为什么，他的心更加烦躁了。

“大哥，陛下又在叫马罗列呢！我该怎么回他？”一个骑士悄悄地问着另外一个年长一点的骑士，那年长一点的轻轻地说了一声：“当没有听到！”


听房里又响起那熟悉的砸东西的声音，年轻一点的又悄悄问道：

“大哥，以前那两个白痴呢？我这次回来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啊？”

年长者说：“你去边界处理那些叛乱也有几个月了吧。这几个月啊，发生了很多大事。那两兄弟，早就被马罗列调走了。不调走的话，你以为他们还能活到今天吗？现在，我再跟你说一句：陛下比以前更不同了，你要保住你的脑袋，最好是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说。明白吗？”

年长者悄悄说完这段话后，就不再发一言，脸上的表情更是严肃得很。

年轻的骑士也闭上嘴巴，一动也不动地听着里面的骂声和东西砸到



地上的破碎声。

“来人！去北厢梦仙楼！”

“是！”

林嫣正坐在亭子当中，慢慢地拨弄着琵琶。她半侧着头，一张玉脸在树阴的掩映下，半明半暗的。不时一阵微风吹来，两缕散发轻轻飘落，温柔地搭在了那玉颈之上。

罗文哈尔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色。不知为什么，看到她那温柔平和的样子，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变得宁静起来。他挥了挥手，悄悄示意侍女们把桌椅摆了出来，他给自己倒了半杯酒，就着桌上的茶点，一边慢慢吃着，一边看着林嫣。

他不去打扰林嫣，也拒绝手下的侍候，就这样安静地喝着酒。

326

林嫣也不抬头，罗文哈尔还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到来。不过不要紧，他忽然感觉，能够经常这样看看她，吹吹风，也是人生中一大乐事。

想到这里，罗文哈尔不禁一笑。他这一笑，正好让刚抬头的林嫣看个正着。这一下，林嫣倒是一愣：罗文哈尔，他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旋又低下头，一样又怎么样？不一样又能怎么样？她轻轻地抚过琵琶，感到心情如水般不起波澜。



第二十五章 美人如冰

“萝冰夫人，贝蒂有消息来报。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佩其刚才跟她说了，那个林嫣，她是讨厌得紧，不过呢，林嫣神牧名气那么大，得听她的话，马槟榔就不吃了。但她就算死，也是不会去讨好这个该死的女人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萝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出去吧！”转头笑逐颜开地冲着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若言说：“太好了，她不再提起的话，就省了我们很多事了。哼，佩其这蠢货，服用这果子已经一年多了吧？就算她现在停用，这一辈子只怕也是怀不上孩子的了。若言，那个林嫣，还真的让人有点头疼啊。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”

若言皱起眉头思索起来。这时，一个侍女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看到房里只有萝冰和若言两人在，便行了一个礼，说：“夫人，刚才陛下到林嫣小姐那里去了。现在他坐在林嫣小姐的院子里，自斟自饮，林嫣小姐也没有理会陛下，任他一人在那里喝着酒。”

那侍女低着头，一阵难堪的寂静后，一个金币丢到了她的脚下。萝冰的声音中听不出喜怒，“这个是赏你的吧！出去吧！”侍女应了一声，拿起金币，退了出去。

“若言，你说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萝冰在房里走动，她那高贵端庄的脸上流露出说不出的厌恶。“若言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讨厌这个女人！真的讨厌！哼！陛下当年对我是多么体贴啊！虽然他一直都比较风流，没有停止过喜欢别的女人，把别的女人娶进来，可是，不管他娶了